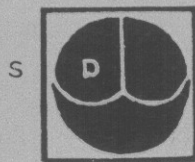


SHANDONG ZUOJIA CONGSHU

山东作家丛书

山东作家丛书

赵德发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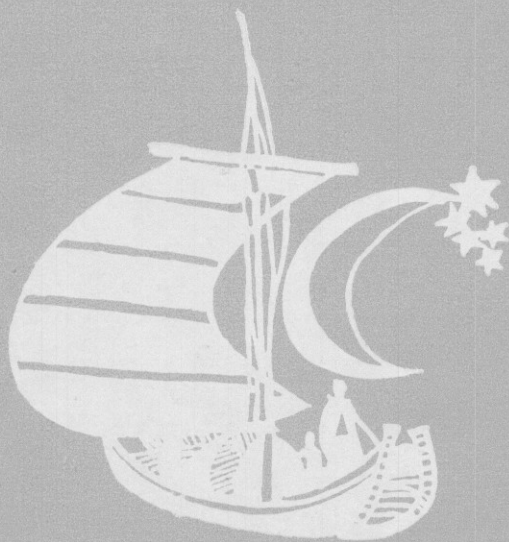


ZHAODEFA

DUANPIAN

XIAOSHUOXUAN

赵德发短篇小说选



目 录

姥娘	(1)
通腿儿	(13)
偷你一片裤子	(29)
那个夏天	(45)
南湖旧事	(59)
蚂蚁爪子	(73)
樱桃小嘴	(92)
断碑	(107)
残片	(116)
共枕	(132)
艾艾	(147)
叶子的太阳	(168)
金鬃	(182)
仙子	(189)
浑沌	(193)
熨贴	(203)
好汉屯的四条汉子	(205)
奇女村的四位女子	(217)
人物速写四幅	(228)

鹰猎	(237)
暮鼓	(251)
青屏山之谜	(261)
狗宝	(275)
赶喜	(285)
沂蒙山的花瓣	(297)
黄毛堪	(306)
无题	(317)
秋水	(329)
 后记	 (342)

姥 娘

在沂蒙山区，人们管外祖母叫姥娘。

我童年时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姥娘身边度过的。

我一岁半时，母亲生下了二弟。我那时没有掐奶，因为我们那儿有一惯例：母乳如不退尽，就要让孩子一直吃下去。一岁半的我还没吃够奶，就和二弟争夺母亲的怀抱，一见二弟吃奶就对他又抓又挠。见兄弟俩争呵抢的，母亲就给二弟起名为“团结”，希望我俩互相谦让和睦相处。但我不干，依然往母亲怀里拱。二弟是属猴的，生下来也精干如猴。母亲说：“团结本来就瘦，偏遇上个抢奶的，这可怎么办？”父亲想了想说：“叫潮儿去抢他五叔的。”立马就把我抱给了奶奶。奶奶那时正哺着我的五叔。他比我大一岁。奶奶的奶水本来将尽，不想又添了我，五叔便极不满意，于是叔侄俩之间战火又起。奶奶不胜烦扰，没几天就将我送了回去。正在母亲为难的时候，姥娘到我家说：“叫潮儿跟着我吧。”从那以后，我就常住在村南头的姥娘家中了。

姥娘没有奶水。她给我的，是一天几顿补粥：小米面加水，用铁勺在火中熬成浆糊状，冷却后再撒一点糖。在我们那儿，凡缺奶的孩子都吃这种饭食。这东西好吃不好吃，我不记得。但母亲说过，自打吃了姥娘的补粥，我再住在家里时，就不和二弟争奶了。

吃了不长时间这东西，姥娘说我牙硬了，该换饭食了，就又做些别的给我吃。那时候白面稀罕，而姥娘隔三间五就要和上小半碗，揉成棒槌状，插上一段铁丝，在灶膛火灰里烧给我吃。那“面棒

槌”烧好后掸净灰，皮儿焦黄，香味四溢，好吃极了。长大后我曾多次想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想来想去总是姥娘烧给我的面棒槌。因为好吃，那时我每当将它拿到手，便举到姥娘面前边晃边唱：“馋，馋，馋狗牙！馋得小狗满地爬！”姥娘便舔着嘴唇说：“哎哟，俺真是馋坏啦！快吃快吃，不吃俺就抢啦！”说完就张大那缺齿的嘴，凑近面棒槌作欲啖状。我果然吓得不轻，急忙转过身去狼吞虎咽。有时候我吃剩了，姥娘说：“俺也尝尝。”就用牙尖咬下一星儿，一边在舌尖上抿着，品着，一边把剩下的藏好，留给我下一顿吃。

不知怎的，我那时有着严重的“胸症”，一犯了就喘不开气儿，嗓眼里胸胸有声像木匠在拉大锯。姥娘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潮儿拉大锯。”我犯病往往在夜里，整夜整夜地不睡，光哭。每当这时，姥娘就把我抱在怀里，在床前来来回回走，一直走到天明，累得满头满脸都是汗水。姥娘和父母都曾讨药给我吃，但我吃下好一会儿马上又犯。姥娘说：“洋药不除根，得找个除根的法儿。”听人说用针“挑”管用，就抱我找本村一个老太太挑。当看见人家把我喉头挑出那么多的紫印儿，疼得我哇哇哭，她却抱上我就走，再也不让人家挑了。她又打听到，入伏这天啥也不吃光吃瓜能治这病，到那天，果然从外边拷回了半篮子。我从小爱吃瓜，但从来没能放开肚皮，这一天可解馋了。香瓜、甜瓜、哨瓜，我饕餮不休，直吃得肚子发痛。以后听说，这些瓜是姥娘在街上赊的，她没有钱，好说歹说人家才称给她半篮子……

邻居见她待我这样，就说：“疼外孙，不如疼个破盖顶。^①你何必那么真心？”

姥娘道：“你说得不对。俺疼外孙没白疼，潮儿这就给俺中用了——能帮俺纫针呢！”

我那时是常帮姥娘纫针。她每要缝缝补补时，都是先把针和线递给我。我一手执针，一手捏线，两只小眼并成斗鸡模样，一下子就成功了。

有一次，我将穿好的针线递给姥娘，不无奚落地问：“连针都不能纫，你的眼怎么啦？”

姥娘揉揉眼说：“哭坏啦。”

“为啥？”

“……唉，就哭呗。”

随后，姥娘就不言语了，任我怎么问也不言语。

那时候，我常上街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群光屁股猴，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常把街上搅得乌烟瘴气。有一回，大家玩着玩着，就都炫耀起自己的玩具来，有的夸弹弓，有的编泥哨，有的展示竹竿做的“水枪”。我当时是两手空空，就满脸羞臊，扭身跑回了姥娘家。我憋着气，在屋里东抓西掏，想找一件玩具。翻着翻着，忽然在床头的包袱里摸出一个像框，它比一张扑克稍大一点，里面镶着一张男人的二寸照片。照片有些发黄，上面的男人方方的脸盘，浓眉大眼。我没有过多地注意他，只是认真地端详起这个小巧玲珑的像框。我想，我要是把这像框拿出去，不把银行、大华他们比倒才怪呢！可是，这里面有像片怎么办？这个男人，讨厌的男人……对了，如果这像片没有了，像框不就归我了么？就这样干！想到这里，我就把钉子拔下，把像片抽出，哧哧哧撕了个粉碎。

姥娘进屋看见了，脸色陡然变灰：“那是你姥爷呀！”

姥爷？我意识到自己闯了祸，就呆呆地站在那儿。

姥娘拾起像片碎屑，努力地拼着。见拼不成，就把手一撒，去凳子上颓然一坐，手扶额头说：“唉，这是天意，是叫俺不再想他呢。俺不想就是了。潮儿，玩去吧……”

我见没事，就抱着像框一溜烟跑到了街上。

后来我大了，听说了姥娘的一些故事，才知道我当时是干了一件多么混帐的事情。

从我记事起，姥娘就是一副“姥娘相”：花白的头发，瘦削的脸颊，眊眊的眼窝，另外还有那微驼的身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她曾经是个姑娘。

但她确实做过姑娘，在那个叫做武阳街的村子里。据说西汉名将樊哙曾在那儿住过，以杀狗为生，他被封为“武阳侯”就与那个村子有关，那儿至今还流传着他杀狗以及孝敬老母的许多故事。我姥娘是在那儿长到二十岁上，被人吹吹打打送到姥爷家中的。

姥爷家是个富农，有五十多亩地，三四犍牲口，但姥娘一进门却当起了长工。姥娘的公公当村长，整天穿着长袍马褂在外边应付场面，家中是婆婆掌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自然对儿媳是要耍威风的，加上她是我姥爷的后娘，对姥娘便格外厉害。全家八口人，长工两三个，全由姥娘一人做饭。早了、晚了，咸了、淡了，多了、少了，粗了、细了……婆婆总认为她有挑不尽的毛病，总是说骂就骂。

最累的是烙煎饼。鸡一叫，姥娘就要慌慌地起身去套驴拉磨，一勺一勺，把几十斤黍子磨成糊糊。天明时磨完了，她又支起鏊子烙，烟熏火烤，一张一张，直到天快晌午才烙完，才去吃饭。可是，姥娘不是下地干活的男人，所以就不能吃一口她亲手烙的煎饼，而只能光喝糊粥。喝上两碗，再去干活。当姥娘上了年纪胳膊与腰腿长年疼痛时，我曾带她去县医院拍过一次片子。片子上，颈椎之间，腰椎之间，都是一根根尖锐的骨刺，其严重程度，连医生也感到惊愕。他问：“病人年轻时干什么？”我一时没法回答，唯有沉默而已。

姥娘受婆婆虐待，姥爷却待她极好。姥爷在临沂上过中学，知书达理，对姥娘十分体贴。可是在一九四一年，姥爷却离家走了。因为当时莒南已成为滨海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四处搜罗人才，他就被调出去当了乡长。姥娘没有拦阻，姥爷的爹却气了个半死。那老头恨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一来村长的位子就归了别人。

这时候，姥娘同公婆分了家，且用柔弱的肩膀把这个家撑了起来。虽然她是“抗属”，种地应由村里组织人帮忙，但她生性怯懦，羞于求人，大多农活都由自己干。那年麦收后一个月没下雨，姥娘只好先请人用犁扶起地瓜垄，然后同我母亲开始栽地瓜。没有水浇，

她们就用老辈人传下的方法：把秧苗插上后用土埋起，等以后下雨时再扒土露出秧梢。那天她们插了一亩多，累得腰酸腿疼，但刚刚回到家，西北天边却飞来一片乌云。姥娘一看要下雨，就急忙招呼我母亲下地扒秧梢。她们一跑到地里就干，刮风了她们不停，下雨了她们不停，下雹子了她们还是不停。不料母女俩好不容易扒完，累得喘作一团时，天忽然又晴了。母女俩摸摸头上被雹子砸出的疙瘩，坐在地头上哭了半天……几天后姥爷回家，我母亲嫌他不回家种地，又是哭又是埋怨，姥娘却道：“有啥可埋怨的？你爹在外头不是更苦？”

姥爷干的那差事也的确不是好玩的。他在沭河边上当乡长，河对岸就是敌占区，鬼子汉奸时常过河骚扰。我小时曾亲眼见过姥爷那被子弹洞穿的一本书。那年春天鬼子又去了一回，姥爷便突然失踪了。姥娘听说后急坏了，赶快在本村找人算卦，但那卦是凶卦。她又骑驴去四十里外的黑林镇找阴阳先生，那先生也说是凶多吉少。姥娘一下子垮了，回家时在驴背上哭得昏天黑地，幸亏大黑驴认路，才把她驮了回来。到家后好几天不吃不喝，只是躺在床上掉泪。直到姥爷派人送信说是胳膊受了轻伤，正在一个村里休养，她才稍稍地放了心。

我小时候，整天听姥娘说她命不好。她是“家宅土”命，越来越薄；不像人家“路旁土”命，越来越厚。她说她命薄之处主要是没有儿子。然而姥娘是有过儿子的，并且有过两个；不过都在两三岁时夭折了。我常想，我这两个舅舅为何在这世界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呢？姥娘不止一次向我透露过答案：姥爷有“斩子剑”。那把剑就竖在他眉心，尖尖的，深深的，透着一股杀气。那是相面先生告诉姥娘的。姥娘说她就是生上十个八个儿子，也经不住姥爷那把剑乱斩乱杀。可姥娘说了这些，又往往沉吟道：“你姥爷人好心也好，为啥非要杀自己的儿子呢？老天爷！”说罢，眼泪便扑簌簌落满前襟。

这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故事。这是姥娘活着和我最后一次

见面时才告诉我的。她说她活了八十多岁，就当了一回“小偷”。那是在她第二个儿子死去时，听人说偷人家的裤子用，孩子好养活，就打算去偷一条。当时八路军山纵医疗二所驻在村里，一个八路军护士正坐月子，时常把裤子搭在外边晒。那裤子是用白净布做的，洗得干干净净，在风中飘飘悠悠煞是好看。我姥娘想，人家八路整天东跑西颠，生下孩子还胖胖壮壮，真是福大命大，偷她们的裤子用，孩子一准长命。于是，她就瞅空儿偷了一条，打算生了儿子用。可是姥爷长年在外，后来又南下，姥娘再也没有怀上孩子，那裤子便一直没有用上……

姥娘说过，她一生中最懊悔的事，就是没在姥爷临走时跟他见上一面。那天，她娘家捎信让她去一趟，她没想到会有什么急事，打算帮邻居家姑娘把出嫁的“喜被”缝完，就让我母亲和我二姨先去了。第二天一早，她抱上三姨去娘家，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回家的我母亲和我二姨。姐妹俩一见娘就哭，说爹走了。

姥爷他们是滨海军区第一批南下干部。一九四八年春出发，先去鲁西北，又转道山西，九月份到达河南。途中，姥爷寄信给家中一个战友，说到河南安下身之后就把姥娘她们接去。但刚过了一个月，姥爷就在洛宁县牺牲了。

姥娘在一九四九年正月初六才接到部队的通知。当时解放区正溢满春节喜庆气氛，姥娘也正沉浸在去南方安家的美梦里。姥娘得知凶讯后是什么样子，她从来没向我说过。她只是在后来曾经提起：她从四十岁那年起头发变稀了，原来乌黑发亮的头发再也不见了。而那年，正好就是一九四九年……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庄上的另外几个女人。当时全庄和姥爷一起参加革命的共有七人，除了我的一位叔祖父到南方后才结婚，其余六人家中都有发妻。六个女人惺惺惜惺惺，经常在一起啦呱，说一阵家常，骂一阵在外头的“死鬼”，十分投机。姥爷牺牲时，几个女人陪我姥娘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同时也暗暗庆幸自己男人

的健在。可是一九五三年左右，这五个女人个个接到了离婚通知书，个个憔悴得像鬼。其中一个女人去男人那儿办完离婚手续后，带回一大包糖块，见人就递，强颜欢笑。小姑子赶回娘家问她：“听人说，跟俺哥离婚了你还怪恁？”这女人道：“怪恁！是怪恁！”说完就撕心裂肺地大哭不止，一连哭晕几次。有一回，这几个女人又和我姥娘聚在一块，其中一个说：“死的死了，离的离了，早知这样，不如当初把他们拦在家里！”姥娘却说：“不能那样，男人如果有本事，咱就不该把他拦下。男人是国家的，不是咱女人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低头垂泪。

据说，姥爷在河南是埋了一座坟的。我们村一个在郑州工作的老干部回家时讲，他还曾去看过，就在洛宁县的郊外。我姥娘就问别人，去河南路费多少，迁坟要花费多少。她说：“俺现在没钱，等攒够了钱就把他搬来家。”

我们那儿，每年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宋姓墓地里没有姥爷的坟墓，姥娘就到西南岭上烧。那一年，姥娘因为扭伤了脚，叫我替她。她说：“过年了，总得给你姥爷一点钱好买年货。记住，画个圈在圈里烧，只朝西南留一个口。这样，别的鬼就不能抢去了，你姥爷孤身一人抢不过人家……”

我抱了纸钱，来到西南岭的最高处，用树枝在路当中画了个带缺口的圈儿，就把纸钱烧了。一朵火焰熄灭，一缕青烟飘完，就剩下一堆纸灰，在风中悄悄打着旋。我坐在一旁，眼望西南方那长长的路、绵绵的山、悠悠的云，想象着姥娘年年在这儿烧纸的情景，视线渐渐让泪水给模糊了。

这时，我也想起了我撕毁的那张照片。姥爷在世上活了四十多岁，只留下了那一张照片。姥娘一年一年珍藏着它，睹物思人，不知熬过多少个流泪的长夜啊。而它，却让我给撕毁了！想到这里，我便万分悔恨噬脐莫及。

回到家，见姥娘正呆坐在墙边，眼角湿湿的。我知道，她又在想

姥爷了。我走上前怯怯地说：“都怪我，把姥爷的照片……”

“潮儿，大年大节的，提这件事干什么？来，给你压岁钱。”姥姥说着，递给了我一张票子。我接过后，就悄悄地去了院外。我站在那儿默默流着泪，下意识地把钱在齿间咬着，不知不觉竟把一张票子咬去了半截。

那些年，姥姥过日子特别节俭。村里每年给她一个人的口粮，上级每月发两元的烈属补助金，她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时候，姥姥每年只买两次肉：中秋节一斤半斤，过年三斤四斤。本来够少了，而她每次炒菜时，还要将肉拣出，留给我或者我的弟弟妹妹。她穿的盖的也不好，都是补丁摞补丁。寒冬腊月里她家没有火炉，墙又透风，屋里便冷得像个冰窖。我在她家睡觉，见她每晚脱下衣裳覆在棉被上，都要用巴掌噗噗地拍打半天。我问这是干啥，她说：“富人盖衣裳，穷人盖巴掌。拍结实了暖和！”

大约是一九六五年过年时吧，姥姥吃完年初一的饺子，带着喜悦且诡秘的神情向我悄悄说：“你不知道，这才十来年，俺就攒了五十多块钱啦！”

我问：“攒钱干什么？”

她说：“去搬你姥爷呀！”

我不理解这件事，就说：“费那个劲儿做什么。”

姥姥怔了一怔，似辩解般对我道：“等俺死了以后，跟你姥爷作伴呀。”接着她眼瞅西南天，喃喃地自语：“搬呀，搬呀，早晚有一天俺会攒够钱的。”

可是就在这一年，我二姨得了一场重病，她婆家没有钱，姥姥把积蓄全部拿出用在了她身上。也就在这一年，因为上级特别讲究“阶级观点”，因姥姥的成分是富农，她那每月两元的烈属补助金也被扣发了！这年大年三十，姥姥从西南岭上烧纸回来，哭了整整一夜，连除夕饭也没有吃。

从我能记事时起，姥姥的身体就很弱，三天两头有病。她刚刚

四十来岁就给自己做了一身寿衣，裤褂鞋帽，件件齐全。那些年每到六月天，姥姥都要选个干燥晴朗的日子晒两样东西，一样是姥爷留下的书，一样便是她的寿衣。那些书是我整天翻看的，其中有国文课本、三十年代出版的白话小说选等等，我对它们感到十分亲切。但对那身寿衣我却感到非常厌恶，一见它就觉得毛骨悚然。有一年见姥姥又晒寿衣，我伤感地说：“人为什么要死呢？”姥姥说：“傻孩子，人要是不死，那还叫人吗？”这句话，让我一直琢磨了多年。多年后我才明白：只有像姥姥这样经历了亲人离世之大悲的人，才会把死看得那样透，那样淡，那样坦然。由此我想，像姥姥这样，每一天都认真真地活着，每一天都坦坦然地准备去死，这也许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前些年，姥姥身边总带着一两个孩子。我小时跟着她，等我上学了，也还在晚上去她家睡觉，一直到小学毕业。另外，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和姨家八个表弟表妹，哪个也在她身边一两年。黄口小儿，叫喳喳的，总能给她带来一点儿欢乐。以后我们都长大了，姥姥便孤身一人住在她那个破败的院子里。年深日久，她那院门已成朽木，石墙歪歪扭扭，三间草房也破得不能再破。黑古隆冬的屋里，则是一张木床和一些发着霉味的破簋破筐坛坛罐罐。我家是二村，离属于一村的姥姥家只有半里路，母亲让她到我家住，二姨三姨也叫去她们家，但姥姥不肯。“这是俺跟他姥爷的宅子，俺不走。”她这样说。

于是，她就孤独地守着那个破败的院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近几年，上级逐步提高烈属待遇，每月补助费由几元长到十几元、二十几元。村里也对姥姥照顾得不错，每年秋后都要给她充足的粮草。姥姥有一天对我说：“你姥爷呀，他活着挣给俺吃，死了还挣给俺吃。”

我一听，心里弄不清是什么滋味，只好向她说：“那你就好好吃。”

她点点头答应着，但以后还是舍不得花钱。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们村的一个人要去郑州看望他的父亲。他年轻时曾在河南洛宁亲眼见过我姥爷的坟墓。姥娘找到他，让他捎道再去看一看。“俺手里有钱，这回应该把他搬来家啦。”姥娘用拐杖拄着地面，坚定地说。

半月后那个人回来了，姥娘忙去他家打听消息。那人说：他去那座坟，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约是四十年间无人添土，早就夷为平地了……

姥娘半晌无言，而后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回了家，而后，大病一场。

前年夏天，我从县城回家看望姥娘。她端详了我一会儿之后，说：“俺请人给你姥爷刻了碑了。”说着，去墙角揭起了一块塑料纸。

果然是块碑。它用褐色石头做成，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刻着：

烈士宋家栋之墓

我说：“姥爷已经尸骨无存了，这碑立在哪儿？”

“有这块碑，就把你姥爷的魂招来了。这碑立在哪里，你姥爷就在那里。俺也去，也埋在那里。”

姥娘说完后，端坐碑旁紧闭双目，脸上一片肃然。

我泪如雨下。

从有了这块碑，姥娘就常说死的话了：“唉，俺已经八十了，阎王爷还叫俺活着做什么？”

有一次我告诉她：“等过年回家我带个相机给你照相。”

姥娘听了眉开眼笑：“那可好，俺正想照张相留给你们。”

腊月二十八，当我带着相机又来到姥娘家，她正感冒多日卧病在床。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才好，她却起身道：“照！照！”说着就穿好衣服，梳了梳头发。我见她身体虚弱，就搬了个板凳，让她倚墙坐在床上，随后举起相机掀动了快门。

过了春节到济南后，我把照片冲洗了。照片上的姥姥因病卧多日，脸色灰灰的十分难看；那双眼也没全睁开，像在朦胧入睡。我心里十分遗憾，但还是将它捎回了家。

谁能想到，我给姥姥照相，竟是与她的最后一面。去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我正在教室里读书，突然接到了我三姨父发的电报：姥姥病危，速来临沂！

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我知道，高龄的姥姥一旦病危，是很容易诀别人世的。我便连夜赶车，想回去再见一见她。凌晨四点，我到临沂敲开了三姨家的房门。

姨父开门时眼圈红红的。我连声问：“姥姥呢？姥姥呢？”姨父说：“她昨天上午老了。我已经用车把她送回了老家。我前天下午就给你发了加急电报，你怎么才回来？她死的头一天，还多次说想你呢！”我一听才知道电报被耽误了，便扼腕长叹悄然垂泪。

表弟开车把我送到老家，已是七点。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屋里，见姥姥正躺在屋子正中的灵床上，便一头扑过去大哭起来。我说：姥姥，你最疼爱的外甥回来啦！我说：姥姥，你怎么不等一等我！

.....

然而姥姥无言，仍是静静地躺着。

我揭开姥姥的蒙脸纸，见姥姥表情从容，睡得十分安详。姥姥身上是那不知晒过多少年因而有些发旧了的寿衣。蓝缎子鞋上一对童子正高挑明灯，似在启程把姥姥引入冥府。

母亲哭了一会儿，又哽咽着向我讲：姥姥前些天把自己的照片毁了。那张照片是母亲送给姥姥的，但姥姥只看一眼就撕了个粉碎。母亲看着满地的碎屑惊问：“这是为什么？”姥姥仰脸长叹一声：“这是一张死人相，留它做什么？”接着她问这相片一共洗了几张，母亲说洗了四五张，姥姥说：“都撕了吧，都撕了吧……”

我听了这事以后，如五雷轰顶！当年我撕掉了姥爷的照片，使他的面影永远在这世界上消失了；而今，姥姥又亲手撕掉了自己的

照片，也不让自己的影子留在世上。这二者之间，莫非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使？姥娘，你回答我，你回答我！

姥娘仍是无言，仍是静静地躺着。

早饭后，父亲带我们护送姥娘去县城火化。姥娘十点进炉，十点四十分便剩了一盒骨灰。

回到家，屋里正中并排放着两口棺材。一口是姥娘的，一口是姥爷的。这是姥娘生前嘱咐好的，说是不能再让姥爷在河南当游鬼了，要把他招回来。大家便请来木匠连夜突击，多做了一口棺材。

装棺了。姥娘的骨灰，撒进了她的棺材里，她旁边的那口新棺材却空无一物。母亲与二姨、三姨打开它，向着那个有着茫茫中原、泱泱洛水的方向高声哭喊：“大大，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俺娘在等你呢！……”

喊了一会儿，大家说：来了，他肯定来了。他跟咱娘分开了四十年，这一回再也分不开了！于是就把那口棺材封好，就在棺前烧起纸来。

停灵三日，姥娘下葬了。途中，瞧见那一前一后两口棺材，围观的乡邻无不动容。

姥娘的墓地，是在一个小小的山岗上。那儿，两个墓坑早已掘好。

姥娘的棺材放进去了。

姥爷的棺材放进去了。

他俩共有的坟子堆起来了。

姥爷的石碑也高高地竖起来了……

有南风吹来，很柔很柔。

注 ①盖顶：盖缸盖锅的东西，一般用高粱秆扎成。

通 腿 儿

—

那年头被窝稀罕。做被窝要称棉花截布，称棉花截布要拿票子，而穷人与票子交情甚薄，所以就一般不做被窝。

两口子睡一个被窝。睡出孩子仍搂在被窝里。一个两个还行，再多就不行了。七岁八岁还行，再大就不行了。

再大就捣蛋。那一夜，榔头爹跟榔头娘在一处温习旧课，刚有些体会，就听脚头有人喊：“哪个扇风，冻死俺了！”两口子羞愧欲死，急忙改邪归正。天明悄悄商量：得分被窝了。

但新被窝难置。两口子就想走互助合作道路。榔头娘找狗屎娘说了意思，狗屎娘立马同意，并说你家榔头夜里捣蛋，俺家狗屎捣得更厉害，俺家狗屎爹已经当了半年和尚了。两个女人就嘎嘎笑，笑后谈妥：两家合做一床被窝，狗屎娘管皮子，榔头娘管瓢子。

费了一番艰难，终于将皮子瓢子合在了一起。狗屎家有间小西屋，有张土坯垒的床，抱些麦秸撒上，弄张破席铺上，把被窝一展，让两个捣蛋小子钻了进去。

狗屎榔头就睡。一头一个，“通腿儿”。“通腿儿”是沂蒙山人的睡法，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兄弟睡，通腿儿；姊妹睡，通腿儿；父子睡，通腿儿；母女睡，通腿儿；祖孙睡，通腿儿；夫妻睡，也是通腿儿。夫妻作爱归作爱，事毕便各分南北或东西。不是他们不懂得缠绵，是因为脚离心脏远，怕冻，就将心脏一头放一个给对方暖脚。现如

今沂蒙山区青年结婚，被子多得成为累赘，那又怨不得他们改动祖宗章法，夜夜鬼混在一头了。

五十年前的狗屎榔头就通腿睡，睡得十分快活。每天晚上，榔头早早跑到狗屎家，听狗屎爹讲一会傻子走丈人家之类的笑话，而后就去睡觉。小西屋里是没有灯的，但没有灯不要紧，狗屎会拿一根苘杆，去堂屋油灯上引燃，吹得红红，到小西屋里晃着让榔头理被窝。理好，狗屎便把苘杆去墙跟戳灭，二人就同时登床。三下五除二退去一身破皮，然后唉唉哟哟颤着抖着钻进被窝。狗屎说：俺给你暖暖脚。榔头说：俺也给你暖暖。二人就都捧起胸前的一对臭东西搓，揉，呵气。鼓捣一会，二人就互扳对方脚心，于是就笑，就骂，就蹬腿踹脚。狗屎娘听见了，往往捶门痛骂：两块杂碎，不怕蹬烂了被窝冻死？二人就怵然生悸，赶紧老老实实，随后把对方的脚抱在怀里，迷迷糊糊渐渐睡去。

就这样睡，一直睡到二人嘴边发黑。

后来，二人睡前便时常讨论女人了。女人怎样怎样，女人如何如何。但是尽管热情很高，他们却始终感到问题讨论不透。榔头说：“好好挣，盖屋娶媳妇。”狗屎说：“说得对，娶个媳妇就明白啦。”于是，二人白天就各自回家拼命干活。

十八岁上，二人都说下了媳妇，都定下腊月里往家娶。

这一晚，狗屎忽然说：“娶了媳妇，咱俩不就得分开么？咱通腿十年，还真舍不得。”

榔头想了想说：“咱往后还是好下去，一，盖屋咱盖在一块；二，跟老的分了家，咱们搭伙种地。”

狗屎说：“就这样办。”

榔头说：“不这样办是龟孙。”